

矢野勢吉郎

19世紀末臺灣植物採集者

文・圖 / 楊宗愈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號焉。……」這是高中時所背誦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可是用到清朝末年一位在臺灣採集植物的日本人—矢野勢吉郎(Seikichiro Yano)卻也蠻貼切的。

矢野勢吉郎何許人也？只知道他出生在現今日本四國的高知縣，古代地名漢字應該是「西畑」(Nishibata, Nisai Village, Agawa County of Kochi Prefecture)。有資料說矢野氏曾在海南學校(Kainan School)任教，之後便前往臺灣經商；不過在1889年左右矢野氏曾在日本（可能就是在高知縣境內）採集蘭科植物給牧野富太郎（T. Makino），牧野氏除了將該植物命名為「四國指柱蘭」(*Stigmatodactylus sikokianus* Maxim. ex Makino)外，該份標本亦被指定為模式。最後的資訊只記載矢野氏於1904年在臺灣有兩個住址：臺北府前街2丁目23番戶及鳳山大廊口街6番戶（以上資訊是煩請日本高知縣立牧野植物園園長小山鐵夫教授協助查詢所得，但該戶政機關資料並未提及矢野勢吉郎曾於俄羅斯使館工作？！）。沒有相片、沒有生卒年等等，所以有關矢野氏的資料真是非常非常少。但怎麼發現這些矢野氏採自臺灣標本的資訊呢？



圖1. 矢野氏於1897年3月13日採自綠島的四脈麻(*Leucosyke quadrinervia*)標本



圖2. 與本計畫俄方負責人Alisa(右)及助理Irina(左)合影於LE標本館

國科會「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計畫三：臺灣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重建臺灣失落的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在執行第一年計畫時的地點是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國際標本館代號：LE，故後文亦簡稱之）。筆者在2007年10月份抵達LE，當時除了在標本館進行臺灣原生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這些模式標本的採集地不一定在臺灣）的找尋與拍攝外，同時也搜尋一些採自臺灣的古老標本（1920年之前），採集者例如奧德翰(R. Oldham)、亨利(A. Henry)、威爾森(E.H. Wilson)等，然同時發現一位S. Yano在1896～1897年採自臺灣地區的標本，標本編號339、507等（圖1）。“S. Yano”明顯是一位日本人姓名，但在早期臺灣文獻及採集者當中，完全沒有此一姓名！

返回臺灣後便將“S. Yano”請教日本植物分類學者大場秀章教授(H. Ohba)、大橋廣好教授(H. Ohashi)、小山鐵夫教授(T. Koyama)及臺灣分類學者黃增泉教授、謝長富教授等人，但都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知道“S. Yano”是何許人也。然次年中卻陸續由坊間書籍獲得一些S. Yano的資訊。“S. Yano”的漢字是「矢野勢吉郎」，曾工作於俄羅斯駐日使館，臺灣蝴蝶蘭首位在蘭嶼採集者等等。

「1896～1897年」對臺灣有什麼意義呢？在這年前後幾年，正是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等地割讓給日本，而日本雖戰勝，但必須派兵來臺統治臺灣。換句話說，此時段的臺灣應該是所謂「兵荒馬亂」！原本在臺灣的西方人（包括商人、官員、傳教士、自然學者等等）多在1896年前就開始離開臺灣，由於臺灣政局仍不穩定，除了1896年底任職於東京大學的牧野富太郎曾抵臺做一個多月的短程採集外（或有其他日籍採集者亦曾於1898、1899年短期採集，但其標本資料留下來的並不多），能在當時臺灣普遍採集，甚至前往綠島、蘭嶼進行植物採集的，矢野氏應該是第一人，由此可知矢野氏這一批標本對臺灣當時的自然史料是何等重要！於是便聯絡在LE的植物學者Alisa Grabovskaya博士商討共同把蒐藏於該標本館的矢野氏標本給整理出來。在2008年底，我們雙方向各自的國科會提出計畫（所謂「臺俄合作計畫」）；2009年初本計畫：「俄羅斯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蒐藏矢野勢吉郎(S. Yano)於1896～1897年在臺灣採集植物標本之研究」獲得通過，執行期間自2009年8月1日起至2012年7月31日止。

由於本合作計畫的俄方負責人Grabovskaya博士及計畫助理Irina Illarionova博士（圖2）在2009年底才有空整理矢野氏標本，所以第一年計畫是在2010年1月底前往LE。還記得抵達聖彼得堡機場時當天的溫度是-20℃！這對於我們住在亞熱帶的人而言是個值得記住的數字。在2月離開LE時攜帶了9份矢野氏複份標本，返臺後與陳志雄博士參考許多資料後，鑑定出當時筆者在LE只鑑定到「屬」的玄參科物種：澤珍珠菜(*Lysimachia candida* Lindl.；圖3)，不但是臺灣的新紀錄種，更是已經絕種的新紀錄種！執行第二年計畫的時間是與俄方負責人Alisa再三商討後才定案的。那是吃過2011年年夜飯的隔日，筆者搭乘大年初一深夜的班機（2月3日）前往聖彼得堡，計畫進度是已經找到350份矢野氏標本，離開LE時還帶回



圖3. 臺灣已經滅絕的新紀錄種植物澤珍珠菜(*Lysimachia candida*)



圖4. 被認為在臺灣野外已經滅絕的風箱樹(*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15份複份標本，包括目前被認為在臺灣野外已經滅絕的茜草科植物風箱樹(*Cephalanthus naucleoides* DC.；圖4)。由於2012年是本計畫最後一年，且還要在本館舉行本計畫矢野氏的相關特展，故再與Alisa與Irina商量後，於2011年10月底前往聖彼得堡執行第3年計畫，除了共找到矢野氏存放在LE的400份標本（Yano編號111～199標本完全沒有！），且再攜複份標本127份回臺灣（目前本館已經蒐藏有矢野氏於1896～1897年採自臺灣的標本151份）。

今年4月將會展出矢野勢吉郎當時在臺灣時的一些環境、採集路線、植物分布及所採集的標本，我們可以共同來體會臺灣百年來的環境變遷及我們該對未來百年的環境負些什麼責任！最後我必須呈現也是紀念多次不同季節前往LE的甘辛與體驗大自然的四季（圖5）。



圖5. 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